目　　录

随朱总司令长征……许中砥（1）

朱德轶事三则……（6）

东门济困……王朝兴（6）

怒斥李少杭……莫　耨（7）

教训许明扬……莫　耨（9）

红军旅长陈光第……王朝兴（11）

怀念周乾同志……周克明（14）

忆席懋昭同学……杜克湖（16）

张思德年表……李蛟蛟（27）

记一等功臣彭良义、林贵远……李蛟蛟（31）

冯玉祥下马揖同伍……罗浚明（35）

忆先父刘寿川……刘长征（36）

刘公笃事迹纪略……刘光辉（43）

李炜如竞选国大代表……李扬列（47）

于舜咨轶事……马　哲（5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仪陇近现代书法名人简介……李蚊蛟（56）

罗泽洲惨败赊麻饼……李先立（63）

惯匪毛化龙的下场……朱君仁　刘礼森（65）

随朱总司令长征

许　中　砥

一九三五年红军四方面军进入长征，翻雪山，过草地，那种日子是极其艰苦的。特别是在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导致下，害得四方面军的同志翻三次雪山，过三次草地，辗转折腾多达一年之久才到达陕北，使红四方面军蒙受重大损失。回想那时过雪山草地因冻、饿、战斗或无辜被错杀而失去生命的同志们，心里就感到非常难过。

过草地时，我在四方面军总保卫局特务队当文书。一九三六年六月我们特务队天天和朱总司令在一起行军，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同志身挎一支驳壳枪给总司令作警卫。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搞阴谋，叫公开的警卫员秘密监视总司令，因此康克清同志便肩负起警卫任务保护总司令。

总司令在长征过程中，虽然受到张国焘的种种排斥和威逼，但他始终坚持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懈地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决议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在张国焘坚持南下，企图夺取成都的进军中，只占领了成都以西的天全、芦山、宝兴、荥经等几个小县，就折腾了两个多月，使四方面军遭受很大损失，伤亡近万人。由此，张国焘在芦山召开了一次党代会，总司令在会上就本着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在这一带与敌人决战中取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义正

词严地提出批评说："我早就说过，南下不执行中央"沙窝"会议决议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还是得北上，要执行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件事是我们天全道委书记（实际是县）李忠权同志给我说的。李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俩关系很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保安县（今志丹县）草坪开欢迎会时，在交谈中他讲了芦山县党代会上总司令的发言，我们互相称颂总司令坚持正确路线敢于斗争的崇高品质。

张国焘打击迫害红军中知识分子的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也完全是事实。一九三三年在通江时，我亲眼见到有十多人（包括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天天被弄去印石印。在翻雪山的党领山时，我看到他们（包括廖承志、朱光在内）被六挺机枪押着，有时还叫他们抬担架，如抬病着的省委书记李文海。有的甚至遭到秘密杀害，如在炉霍县，一位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姓名不记得了）因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发言不合张国焘的口味，当天晚上就将他捉拿押解到我们特务队戴上脚镣手铐，将其杀害。

总司令到四方面军后，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张国焘的这些极端错误的行为，非常气愤，他尽一切努力，设法保护廖承志、朱光等同志。当时廖、朱等同志是被软禁在我们保卫局的。到延安后，我们特务队指导员涂锡道和队长江士林对我说，朱总曾多次找机会对廖承志、朱光二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胜利到来的时间是很长的，但一定要胜利是肯定的，你们必须认识坚持这一条。"记得一九三六年五一劳动节在炉霍县开会那天，廖、朱二人自编自演了一幕活报剧，颇受广大指战员欢迎。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们住在西康杂谷脑（理番县，今理

县）。有一炊事员炒菜把桐油当菜油用了，吃饭后有些人发生呕吐。省委书记李文海（系刚提拔任省委书记而不识字的大老粗）当时就决定把用错了油的那一位炊事员杀了。隔一段时间后，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便狠狠地对李进行了批评。总司令说："炊事员将油放错了，是工作责任心问题，并不犯死罪，怎么能任意杀工作人员呢？随便杀自己的阶级兄弟呢？"

省委书记李文海，在翻党领山前就病了。总司令很关心他，组织担架抬着他过草地，还将自己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点西药给他治病（李文海后来死于草地途中）。这充分说明朱总司令关心爱护红军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多么深厚呀！

在快走出草地时的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宿营在岷县所属大草滩附近的一个村庄。次日早晨起来，总司令发现红军战士晚上行军违犯了纪律，把老百姓的庄稼青稞麦子践踏坏了，总司令就以批评的态度，但又是温和的口气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什么用的，违犯纪律的不是好战士，你们懂么？今后要特别注意……。"红军战士（包括我们特务队的）中，有的就自觉的去把青稞麦子一株一株地扶起来再行军，并当面承认了错误。

总司令虽然有一匹马，但因草地无粮，别人的马都杀着吃了，可他的马虽未被杀，但总是叫伤病员骑着。饲养员常把马牵着，而又总是倾向于要总司令骑，但总司令又不骑，这就自然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矛盾。为这个事，总司令常常耐心教育饲养员说，要有更多的人通过草地才好，对革命才有利。从这件事情可看出总司令多么爱红军战士。

在长征中，我们同总司令行军有分有合。到了一九三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十月下旬，我们特务队又和总司令在一起行军，经环县北到达陕北吴旗镇（今吴旗县）。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就到达陕北保安县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当时的保安县只有数十个破旧窑洞，没有房子。全县城只有百来户居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共住的一个院落，仅有那么两三个可以住人的窑洞。为了维护安全，院坝用荆棘、小树杆捆绑围起一道小围墙，围墙还留了一道专供进出用的门。总司令去时看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站在门口迎接，当时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张国焘也在场。

隔了两天又在附近的一个草地上新搭起了一个讲台，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会场，开了一个二百多人的欢迎大会，很多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都讲了话，张国焘也讲了话。我是一个刚见世面经风雨不久的人，外省人讲的话有很多听不懂，总司令是四川仪陇县人，家乡人当然完全能听懂。会上总司令没有谈他和张国焘的问题，他主要谈道："当前我们已经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地了，我又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了，我非常高兴。现在全国都需要团结抗日，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每个同志更需要坚强团结，做抗日的先锋。我是共产党员，我时刻都要听从党组织的话，听党中央的话，执行中央的指示、决议……。"

在延安时期，我听过总司令在很多次大小会上的报告，特别是群众大会上，他语言朴实，通俗易懂，我是最喜欢听他讲话的。我同总司令都是四川仪陇县人，居家相隔约二十公里，但在参加红军前却不认识，只是听说有个朱玉阶在外干事，很有名气。虽在长征过草地中见面了，他是大首长，因没有找到可以借口的机会去接近他，所以一直是我认识

他，他并不认识我。我们红四方面军能脱离苦海，到达陕北，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是总司令坚持执行中央“沙窝”会议决议，不懈地同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所赢来的。

朱德轶事三则

东门济困

王朝兴

一九零八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农历逢五，恰是仪陇县城的赶集日。四面八方的商贩、农民，陆续去往县城。

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习和学生，早饭后有的上街闲逛，有的到郊外散步。朱教习（即朱德，当时任县立高等小学堂体操教习）与其他教习不同，一不上街打牌吃酒，二不闲坐茶社聊天。凡星期日，不到郊外游览便疾步登山。这天，他和一部分学生到东门外黄桷树坪游览，谈论吟诗作对，正谈得起劲，忽然听到路旁传来一阵喧闹声。

“你们扯烂了我的纸扇要赔钱！”

“你这扇子做得孬谁赔你钱！”

“你们争着看扇子上的张飞图呀！”

“不知道！”一个衙门小吏说罢就和一伙人扬长而去。

“你们不讲理！”卖扇的小商人追了上去。路旁的人拉住他说：“别人是县衙门的，你惹不起，忍口气吧！”小商人停步在路边哭泣起来。

朱教习走上前去问明情况，怒视着远去的小吏，安慰小商人说：“以后提防他们，不要再哭了。”接着从腰包里拿

出十个铜钱交给小商人，“该够了吧。”

“不该你给钱呐！先生。”

“你就收下吧！”小商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钱去，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作揖道谢！

这件事距今虽七十多年了，可仪陇的一些老人心中仍记忆犹新。

怒斥李少杭

莫　樗

仪陇高等小学堂第一任校长李少杭（又名寓杭）字复初，是一位秀才。一九零八年春他接受了刘寿川的推荐，聘请朱德为该校体操教习。

朱德到校后，提出关于体操教学需要的单杠、沙坑、哑铃、木枪、木棒槌、足球等设施问题。李少杭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朱教习的建议很好，但是本堂绝非武备学堂，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话还未说完，朱德站起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无法教课，由你的便吧，告辞！刘寿川知道后，从中斡旋其事。李少杭同意做够一个班使用的全套设备，还向朱德说，朱教习不能去职，要帮我这个忙。朱德同意了。

这年县署召集全县团总、各场首席士绅、县城机关头领开会，商讨如何实施清政府为挽救危亡所规定的地方措施。这个会，除了与会官绅天天大吃丰盛筵席而外，在开幕和闭幕时还大开筵宴招待机关属吏、学堂教习，以粉饰场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县知事为主具名的大红请柬，在开宴前夕送到了学堂办公室。正在办公的教习接到请柬，从头翻到第四页还不见任何教习的名字。有人干脆倒过来看，原来全体教习的名次均在末页，朱德名列最后一位。在场的教习心里顿然冰冷，悻悻地各归座位，有的喟然长叹，有的哑然失笑。其中田拔贡玉如，为人最乐观也最滑稽，他背着两手踱着方步摇头晃脑地说，有辱斯文，连地痞流氓都居于柬首，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首先就不得签个什么字。大家听了，七嘴八舌地嚷着，不签、不签，拿起滚吧！……。其时朱德未在场。

送柬人向县知事回报了情况。知事考虑到教习全不签字怕引起大的风波，便找李校长去商量对策，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李少杭说，“咱办？”李少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知事，这事好办，我们另用一张请柬去请教习不就得了吗。”县知事微笑点头称是。

第二次请柬连夜送到了学堂。李少杭为防波澜再起，亲临学堂传呼所有教习开会。朱德也参加了。李少杭把教习名列柬末的事统统推到文书身上，甚至表示遗憾，要求大家务必出席宴会。

请柬挨次传阅下去，名字是按功名等次排列的。首名是举人罗升阶，先签了“敬陪末座”，其他签的“敬陪”或“陪”。

请柬传到了朱德座位。朱德看也不看，站起来说：“这个宴会我不能参加，因为这是个分赃会。我作为一个仪陇人民，只知道为教育事业尽力，为桑梓服务，得英才而教育之。我能赴这样的会议筵席去吃喝人民的血汗吗？甚至于去附和坑害人民的勾当吗？”李少杭带着怒容看着他，朱德面向

李少杭说："我觉得李少杭校长的名字应该改为'李少坑'，才对你有帮助、有利。恕不奉陪了！"说罢愤然而去。李少杭竟以此编出"朱德文字浅淡，杭字认成坑字"的谎言进行诽谤。

教训许明扬

莫　栲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这时在四川孙德操部任参谋的许明扬、因朱德是其三舅父而想去八路军求得官职，便于一九三八年设法去到延安。

许明扬被安排在八路军招待所的窑洞住，三餐都是小菜汤加黑馍，间或吃一顿小米粥就算很不错了。他尽量忍耐着，几次请求要见朱总。一天，招待人员领他去到总部（也是窑洞）见到了他的三舅父朱德。

朱德见面的第一句是："你到延安来的目的是什么？"

"六舅舅（指朱泰阶）们都非常想念你老人家，命我前来看你。他说，有机会他也要来看望。"

"这不行，边界不能通过，并且也用不着来，我的行踪是无定的。抗日不分前方后方，应该把生产搞好，更重要的是要支援抗日。千万告诉他们不要来。"接着朱德又问他："你没有其他目的吗？"许明扬嗫嚅地说："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工作就很好。"

朱德听到这话就接着说："你在国民党军中不是很好吗？国共合作就是抗日。我们这里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抗日。目前的抗战很艰苦，生活更是艰苦。因此，我们一方面抗战，一方面要搞生产，只有自力更生，坚持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你能吃苦吗？你能和他们一道去垦荒吗？我们八路军官兵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但如此，还要改造思想。如果有这个决心，才能说参加我方的工作。这个问题，限你在三天内答复我。以后再说。"一席话说得许明扬哑口无言，只好连声说是，是，便告退了。

许明扬回到招待所，老是琢磨着三舅父的话。他想起到延安以后所看见的是，工作人员无一个不扛着镢头出去辟石开荒；风沙刮得口眼难开；时方十月就漫天飞雪……。留下吧，等待自己的就是那五六斤重的镢头，心里真后悔到延安了。

第二天，他对招待所主管人员说："我六舅朱泰阶等着回去报信，以定行止。如不转去，万一他们贸然前来，发生了重大危险，岂不是我的责任。因此我非转去不可……。"

主管人员回报后，朱德立即批准护送出境。第三天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拿了一件缴获的日军大衣交给他，并说："朱总别无相赠，这件大衣是总部分给老总的，现在他赠给你，意思是要你不忘抗日收复国土。希望你好好为抗战而工作。老总已去前线，不及会面了。"

红军旅长陈光第

王朝兴

陈光第又名有辉，四川仪陇县福临场文家坪（今福临乡金磨村）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其父陈坤元好善乐施，母蔡氏温良娴淑。光第少时在本村入私塾，文雅好学，刻苦诵读，他不仅诗文出众，而且性格开朗，诚挚助人，受到师生和乡人赞扬。他平时购书买笔节省用钱，但对贫苦同学缺纸少笔则慷慨解囊相助，为人分忧解愁，从不吝惜。有的同学智力迟钝，不能成诗作文，光第就在课余时间为学友讲诗释义。同学敬光第如兄长。

一九一六年光第考入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现名金城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朱德同志一九零八年曾经教过书的学校，朱德同志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对光第等后辈青年有一定的影响，于是读书求学之志益坚。一九一九年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阆中师范肄业，酷爱文学，兼攻美术、书法。曾写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论文，绘有“青松图”、“喜鹊闹梅”、“兰草”、“菊花”等水墨画，手稿留存家中（文革中散失）。一九二五年毕业于阆中师范。一九二六年应聘到仪陇日兴高等小学任国文教习兼级任。光第要求学生遵守校规，革除旧习，立志读书，振兴民族。当时，日兴豪绅王卓然之子亦在班内读书，他仗恃父亲权势，不听约束，累犯校规。为了维护校纪，光第不畏豪强，对这

个学生给以严格处理。王卓然闻听大怒，并捏造罪名控告到县衙门。光第理直气壮在县衙门列举事实，驳斥王卓然的诽谤，揭露其养子不教，贻害后人的错误行径。县知事仲张正义，秉公判断，对王卓然当堂给予训斥，责令挂红、放火炮为光第恢复名誉。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腐败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走教育救国振兴民族的道路难成功，于是产生离开教育另寻革命前途的志愿。还曾于家中挥笔题有诗句："立志寒窗通史籍，读书有用教无益。绞尽心血神魂碎，真理反被强权欺！"充分表现出光第对腐败的旧社会愤愤不满和立志振兴中华的强烈意志。

一九二七年春节，光第到马鞍场亲戚家作客。当时，马鞍青年互相传告："朱德在江西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写信回故乡招收有志青年前往从军……。"光第闻听喜出望外，夜不成眠。春节后欣然约同马鞍场亲友戴乾亨、吴子轩、邓国仲等青年一同前往江西南昌投奔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接见后介绍他们到部队工作。光第尊敬朱德，聆听教训，先后在教育团任过文书、军需长等职务。一九二七年暮春曾有全副武装照片一张寄回家中，照片背后有军用红色铅笔书写的字句："丁卯暮春月摄于江西百花洲寄回以作纪念，阳八月十八日由福建上杭"。此照片现保存在光第家中。寄照片后又寄有江西细瓷碗三付，碗上书有字句："丁卯暮春月光第订制于南昌军次"。此碗幸存一个，现收藏于仪陇县文物管理所内。后，光第在江西苏区时曾托一位巴中籍退伍战士口信密告其父："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儿从军在外不能回家，请父母保重身体，不要为我积钱买田地，若有存钱余粮，多救济穷人为好"，以后便音讯断绝。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光第和教育团同志一起参加了起义的武装斗争。后随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各地，先后担任过红军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务。在粉碎国民党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的斗争中累立战功，成了一位有名的红军指挥员。一九三五年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长征，在进军贵州战斗中，英勇杀敌，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四十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烈士家属寄有《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证明书》写道：“查陈光第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工作，在苏区任红军旅长，不幸于一九三五年在贵州战争中光荣牺牲。除由我军奠祭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敬报贵家属持此证明书向当地县人民政府领取抚恤金。”此证书现存仪陇县民政局。陈光第同志是仪陇人民的骄傲，他的一生是光荣、伟大的一生。

怀念周乾同志

周克用

周乾同志是仪陇县太阳山周家坪（今大仪乡更生村）人，距我家很近。他家境贫寒，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营生，长年劳累所得，除交租纳佃外所剩无几，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因舅父家境比较宽裕，在舅父资助下才得到上学机会。后考入顺庆中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投奔到遂宁江防军第七混成旅邝继勋（中共党员，一九二九年夏天率部起义）部服役，受到党的教育，立志献身革命事业。

一九二九年冬回到家乡，在仪陇太阳山和阆中玉台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做地下工作，向贫苦农民讲："穷人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只有组织起来，跟共产党走，同土豪劣绅斗，打倒军阀、国民党反动派……"。

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川东北，解放通、南、巴，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之时，他组织一些人，在阆中的玉台、万家桥和仪陇的太阳山、鲜家坪等地贴出"欢迎中国工农红军！打倒豪绅地主，平分土地，推翻伪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等标语，动员贫苦群众迎接解放。由此，敌人感到末日来临，对人民疯狂镇压，到处捕人杀人。

一九三三年春节，周乾同志回家，被国民党特务探知密告。国民党观紫区署头目于当晚带领团丁约二三十人，

连夜赶到周家坪，将周乾家团团围住。敌人的行动把周乾从睡梦中惊醒起来，发觉自己已被包围难以脱身，想同敌人拼斗，可手中又无武器，便顺手拿起柴刀，从房间冲出，砍杀敌人，从家院前岩坎边跃身而下。敌人连续开枪向他射击，周乾同志不幸身中数弹牺牲。敌人随即从他家中查出了苏联的书籍，并将周乾的尸体抬放在院坝里，将其父母和妻子进行严刑拷打。其父周光惠被打成残废（后流落他乡），妻子常氏亦被打残（后改嫁到杨家），仅有的一个小儿子——莹娃，被团丁挞死，周乾同志由此家破人亡。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喧嚷："周乾是赤匪"，"是共产党"，"谁要跟着共产党跑，谁就没有好下场"。这时天已开亮，周围群众都跑来围观。

围观的人几乎都是贫苦农民，都说"周乾是个好子弟"，他们对国民党残暴无仁的行为愤恨已极，对周乾同志默默致哀。周乾同志的血没有白流，他英勇牺牲的精神，激励起贫苦人民继续战斗。就在当年秋，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仪陇的伟大胜利。周乾同志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精神至今仍萦怀在我的心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